

一部奇书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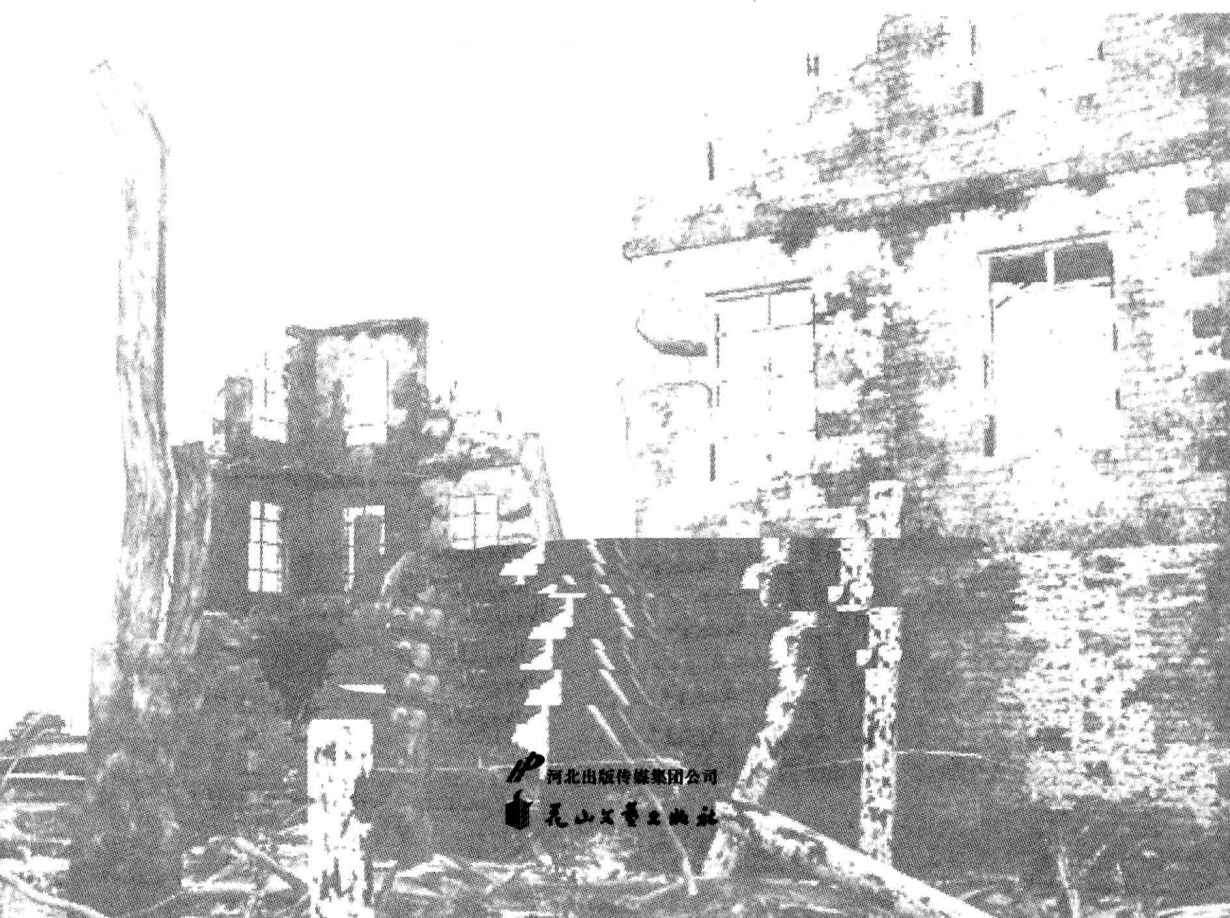
贾平凹《废都》沉浮

王 轍 著

一部奇书的命运

贾平凹《废都》沉浮

王 辙 ◎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部奇书的命运：贾平凹《废都》沉浮 /
王辙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1. 4
ISBN 978-7-80755-994-8
I. 一… II. 王… III. 废都—文学研究
IV. I207. 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58727号

书 名：一部奇书的命运
——贾平凹《废都》沉浮

著 者：王 辙

责任编辑：尹志秀

责任校对：梁 瑛

装帧设计：胡彤亮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0311-88643226/32/35/43

传 真：0311-88643234

印 刷：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1000 1/16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13

版 次：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994-8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一、艰难诞生	2
二、出版问世	12
三、火爆全国	26
四、舆论哗然	42
五、《废都》遭禁	51
六、被告抄袭	54
七、伪作《霓裳》	77
八、著书声援	84
九、鬼才打鬼	103
十、盗版蜂拥	108
十一、获得大奖	120
十二、《废都》再版	133
十三、各界反响	143
附录一：《废都》之后的贾平凹	157
丁亥年秋：苦乐交加的贾平凹	157

贾平凹，冬天里的一把火	166
廿卷呕心沥血创作硕果 三载集思广益编纂成册 ——《贾平凹文集》编纂后记	171
建筑艺术与文学艺术联姻的杰作 ——贾平凹文学艺术馆见闻记	176
贾平凹与茅盾文学奖	187
文坛获奖大户贾平凹 ——从《满月儿》到《秦腔》三十年获奖历程纵览	194
附录二：《废都》研究著作目录	198
后 记	200

引 言

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在《十月》第4期杂志全文刊载，同时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单行平装本，首印50万册。

在这部作品中，贾平凹以西安的当代生活为背景，以庄之蝶与几位女性情感的纠葛为主线，以阮知非等诸名士穿插叙述为辅线，写出了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俗史。

这本描写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世情小说，以其作者独特而大胆的态度以及出位的性描写，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本书遭到了毁誉两极的争议，誉之者称为奇书，毁之者视为坏书。搭车假冒盗版者有之，趁机打官司者有之。尽管书被禁，却不断被译成多种外文版，还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新版《废都》千呼万唤始出来，盗版书依然屡禁不绝，令人感慨良多。

灾难诞生

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安城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贾平凹年近四十，将步入不惑之年，但困惑却越来越多，除了众所周知的社会大背景外，一是写作上的困惑，正如他在《废都》后记的坦言：

我已是四十岁的人了，到了一日不刮脸就面目全非的年纪，不能说头脑不成熟，笔下不流畅，即使一块石头，石头也要生出一层苔衣的，而舍去了一般人能享受的升官发财、吃喝嫖赌，那么搔秃了头发，掏虚了身子，仍没美文出来，是我真个没有宿命吗？

二是生活上的困境：

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药草，这些草足够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着幼儿又回住在娘家；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飞语铺天盖地而来……

在上述状况下，贾平凹开始了《废都》的写作，时值1992年夏。在西安城里写了五万字，就被干扰得写不下去。在朋友和同事安黎的安排下，贾平凹携女儿浅浅和同事老井来到安黎的故乡——铜川市的耀县（今改称耀州区），暂住杏花村酒店。据说，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先生路经耀县，

曾在此店投宿就餐，并题写店名。在游览了药王山药王庙、薛家寨、香山寺等名胜古迹，品尝了窝窝面、酸辣面、咸汤面等风味小吃后，来到锦阳川的桃曲坡水库，安营扎寨，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废都》写作。贾平凹很中意这个地方，以为：

曲有文的含义，我写的又多是女人之事，这桃便更好了。在那里，远离村庄，少鸡没狗，绿树成荫，繁花遍地，十数名管理人员待我们又敬而远之，实在是难得的清静处。整整一个月里，没有广播可听，没有报纸可看，没有麻将，没有扑克。每日早晨起来去树林里掏一股黄亮亮的小便了，透着树干看远处的库面上晨雾蒸腾，直到波光粼粼了一片银的铜的，然后回来洗漱，去伙房里提开水，敲着碗筷去吃饭。夏天的苍蝇极多。饭一盛在碗里，苍蝇也站在了碗沿上，后来听说这是一种饭苍蝇，从此也不在乎了。吃过第一顿饭，我们就各在各自的房间里写作，规定了谁也不能打扰谁的，于是一直到下午四点，除了大小便，再不出门。我写起来喜欢关门关窗，窗帘也要拉得严严实实，如果是一个地下的洞穴那就更好。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每当老井在外边喊吃饭了，推开门直喊烟雾笼罩了你了！再吃过了第二顿饭，这一天里是该轻松轻松了，就趿个拖鞋去库区里游泳。六点钟的太阳还毒着，远近并没有人，虽然勇敢着脱光了衣服，却只会狗刨式，只能在浅水里手脚乱打，打得腥臭的淤泥上来。岸上的蒿草丛里嘎嘎地有嘲笑声，原来早有人在那里窥视。他们说，水库十多年来，每年要淹死三个人的，今年只死过一个，还有两个指标的。我们就毛骨悚然，忙爬出水来穿了裤头就走……

浅浅的日记也记载了他们游泳的趣事：

又过了一天，我们三个再一次来到水库游泳，这一次，我们选了一个泥少水深的地方，老井伯伯还特地借了个救生圈……别人是把救生圈套在身上游，他（指平凹）不走别人走过的路，偏要坐在上边游，想着我和老井伯伯一定要敬佩他。可是，他的屁股刚刚挨上救生圈，还没坐平稳，就来了个乌龟驮圈翻下了水。咚的一声，就像投下一块石头，发出笨重的响声。我就站在他的身后，看得最清楚不过，那样子真好笑，逗得我和老井伯伯直乐。他上来时，已是满头满脸

的水，可他还笑着说：“我本不想在这儿洗头呀！”我爸这人有个长处，就是栽了跟头不灰心，虽然第一次出了洋相，但还不甘心，还要再试试，他一边甩甩头上的水，一边说：“我不信，就坐不成！”

当然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再不敢去耍水，饭后的时光就拿了长长的竹竿去打崖畔儿上的酸枣。当第一颗酸枣红起来，我们就把它打下来了，红红的酸枣是我们唯一能吃到的水果。后来很奢侈，竟能贮存很多，专等待山梁背后的一个女孩子来了吃。这女孩子是安黎的同学，人漂亮，性格也开朗，她受安黎之托常来看望我们，送笔呀纸呀药片呀，有时会带来几片烙饼。夜里，这里的夜特别黑，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就互相念着写过的章节，念着念着，我们常害肚子饥，但并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们曾经设计过去偷附近村庄农民的南瓜和土豆，终是害怕了那里的狗，未能实施。管理站前的丁字路口边是有一棵核桃树的，树之顶尖上有一颗青皮核桃，我去告诉了老井，老井说他早已发现。黄昏的时候我们去那里抛着石头掷打，但总是目标不中，歇歇气，搜集了好大一堆石块瓦片，掷完了还是掷不下来，倒累得脖子疼胳膊疼，只好一边回头看着一边走开。这个晚上，已经是十一点了，老井饿得不行，说知了的幼虫是可以油炸了吃的，并厚了脸借来了电炉子、小锅、油、盐，似乎手到擒来，一顿美味就要到口了。他领着我进树林子，用手电在这棵树上照照，又到那棵树上照照，树干上是有着蝉的壳，却没有发现一只幼虫。这样为着觅食而去，觅食的过程却获得了另一番快感。往后的每个晚上这成了我们的一项工作。不知为什么，幼虫还是一只未能捉到，捉到的倒是许多萤火虫，这里的萤火虫到处在飞，星星点点又非常的亮，我们从林子中的小路上走过，常恍惚是身在了银河的。

老井长得白净，我戏谑他是唐僧，果然有一夜一只蝎子就钻进他的被窝蜇了他，这使我们都提心吊胆起来，睡觉前翻来覆去地检查屋之四壁，抖动被褥。蝎子是再也没有出现的，而草蚊飞蛾每晚在我们的窗外聚汇，黑乎乎地一疙瘩一疙瘩的，用灭害灵去喷，尸体一扫一簸箕的。我们便认为这是不吉利的事。我开始打磨我在香山捡到的一块石头，这石头很奇特，上边天然形成一个“大”字，间架结构又颇

似柳公权体。我把“大”字石头雕刻了一个人头模样系在脖子上，当做我的护身符。这护身符一直系着，直到我写完了这部书。老井却在树林子里捡到了一条七寸蛇的干尸，那干尸弯曲得特别好，他挂在白墙上，样子极像一个凝视的美丽的少女。我每天去他房间看一次蛇美人，想入非非。但他要送我，我不敢要。

在耀县锦阳川桃曲坡水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地名的——待过了整整一个月，人明显是瘦多了，却完成了30万字的草稿。那间房子的门口，初来时是开绽了一朵灼灼的大丽花的，现在它已经枯萎。我摘下一片花瓣夹在书稿里下山。一到耀县，我坐在一家咸汤面馆门口，长出了一口气，说：“让我好好吃顿面条吧！”吃了两海碗，口里还想要，肚子已经不行了，坐在那里立不起来。

回到西安，我是奉命参加这个城市的古文化艺术节书市活动的。书市上设有我的专门书柜，疯狂的读者抱着一摞一摞的书让我签名，秩序大乱，人潮翻涌，我被围在那里几乎要被挤得粉碎。几个小时后幸得十名警察用警棒组成一个圆圈，护送了我钻进大门外的一辆车中急速遁去。那样子回想起来极其可笑。事后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骑车从书市大门口经过时，正瞧着我被警察拥着下来，吓了一跳，还以为我犯了什么罪。我那时确实有犯罪的心理，虽然我不能对着读者说我太对不起你们了，但我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离开了被人拥簇的热闹之地，一个人回来，却寡寡地窝在沙发上哽咽落泪。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的经比别人更难念。对谁去说？谁又能理解？这本书并没有写完，但我再没有了耀县的清静，我便第一次出去约人打麻将，第一次夜不归宿，那一夜我输了个精光。但写起这本书来我可以忘记打麻将，而打起麻将了又可以忘记这本书的写作。我这么神不守舍地挨着日子，白天害怕天黑，天黑了又害怕天亮。我感觉有鬼在暗中逼我，我要彻底毁掉我自己了，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这时候，我收到一位朋友的信，他在信中骂我迷醉于声名之中，为什么不加紧把这本书写完？！我并没有迷醉于声名之中，正是我知道成名不等于成功，才痛苦得不被人理解，不理解又要以自己的想法去做，才一步步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但我是多么感激这位朋友的责骂，他的骂使我下狠心摆脱一切干扰，再一次逃离这个城市去完成和改抄这本书的全稿了。我虽然还不敢保险这本书到底会写成什么模样，但我起码得完成它！

于是贾平凹带着未完稿又开始了时间更长更久的“流浪”写作，他先是投奔了西安郊县户县李连成的家。陕西民谣说：金周至银户县，户县又称小西安，是关中道白菜心一样的好地方。李氏夫妇是贾平凹的同乡，待人热情，又能做一手贾平凹喜爱吃的家乡饭菜。1986年贾平凹改抄长篇小说《浮躁》就在他家。

去后，我被安排在计生委楼上的一间空屋里。计生委的领导极其关照，拿出了他们崭新的被褥，又买了电炉子专供我取暖，我对他们的接纳十分感激，说我实在没法回报他们，如果我是一个妇女，我宁愿让他们在我肚子上开一刀，完成一个计划生育的指标。一天两顿饭，除了按时去连成家吃饭，我就待在房子里改写这本书，整层楼上再没有住人，老鼠在过道里爬过，我也能听得它的声音。窗外临着街道，因不是繁华地段，又是寒冷的冬天，并没有喧嚣。只是太阳出来的中午，有一个黑脸的老头总在窗外楼下的固定的树下卖鼠药，老头从不吆喝，却有节奏地一直敲一种竹板。那梆梆的声音先是心烦，由心烦而去欣赏，倒觉得这竹板响如寺院禅房的木鱼声，竟使我愈发心神安静了。先头的日子里，电炉子常要烧断，一天要修理六至八次，我不会修，就得喊连成来。那一日连成去乡下出了公差，电炉子又坏了，外边又刮风下雪，窗子的一块玻璃又撞碎在楼下，我冻得捏不住笔，起身拿报纸去夹在窗纱扇里挡风；刚夹好，风又把它张开；再去夹，再张开，只好拉闭了门往连成家去。袖手缩脖下得楼来，回头看三楼那个还飘动着破报纸的窗户，心里突然体会到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境界。

在户县住了大约二十多天后，贾平凹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渭北的大荔县的一个作家朋友家继续《废都》的写作，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荔位于西安东北120公里处，隶属渭南市，是古代同州府所在地，古城形状如龟，寓意长治久安，据说古城门上有一副对联概括了所管辖的县名，曰：二华关大水，三城朝郃阳。二华概指华县、华阴，关指潼关，大指大荔，水指白水；三城是韩城、澄城、蒲城的合称，朝指朝邑，郃阳即今合阳。除因上世纪60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撤销了朝邑归入大荔外，可见古同州管辖的地域与今天的渭南相似，因此可以说同州府相当于今天渭

南市的地位，大荔则与今天的临渭区相似，是市府所在地，换句话说，就是陕西东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大荔人杰地灵，从远古大荔猿人遗址、汉代龙首渠遗址、唐代金龙塔到清代丰图义仓，古迹遍地；自县北的铁镰山渭北风光、洛惠渠灌区、县南沙苑瓜果景区到黄河湿地垂钓农家乐，名胜多多。代有名人，英才辈出，有通晓儒术的唐太史严撰，政绩卓著的宋工部侍郎李周，犯颜直谏的元中书右丞相拜桂，文武兼备的明南京兵部尚书韩邦奇，清末“救时宰相”阎敬铭，新中国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长张奚若，等等。

贾平凹与大荔有缘。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他深知生活之树常青，在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深入生活，积累创作素材，他积极参加出版社组织的支援三夏劳动，到大荔农场夏收过，帮农场龙口夺食。割麦子时，听说晚饭喝汤，心里嘀咕：干这么重的农活，喝汤能行吗？待吃饭时却发现不光有稀饭，还有肉、豆腐、粉条和蔬菜的大烩菜，加上足有半斤的两个杠子馍，吃喝得肚儿圆，不禁鼓腹而歌，才恍然大悟大荔人并不是外界传说的那样不讲情理，而是谦虚厚道，喝汤并不仅仅是喝稀饭而已。

1992年冬，贾平凹创作长篇小说《废都》，又一次光临大荔。原来早在上世纪80年代，贾平凹到商洛地区镇安县采风时，认识了在此工作的大荔人马健涛，此后俩人保持着友谊和联系。老马听说贾平凹离婚后躲在户县写小说，就到户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楼上探望贾平凹，看到住所没有暖气，电炉子常坏，窗玻璃破了，用报纸遮挡着，贾平凹冻得手捏不住笔，便邀请贾平凹到他家写作。于是，贾平凹来到马健涛家——大荔城东北婆合乡邓家庄，开始了“流浪写作”的第三站（前两站在耀县和户县）的创作生活。《废都》后记对此作了真实的描写。

（在户县——笔者注）住过了二十余天，大荔县的一位朋友来看我，硬要我到他家去住，说他新置了一院新宅，有好几间空余的房子。于是连成亲自开车送我去了渭北的一个叫邓庄（邓家庄——笔者注）的村庄，我又在那里住过了二十天。这位朋友姓马，也是一位作家，我所住的是他家二楼上的一间小房。白日里，他在楼下看书写文章，或者逗弄他一岁多的孩子；我在楼上关门写作，我们谁也不理谁。只有到了晚上，两人在一处走六盘棋。我们的棋艺都很臭，但我们下得认真，从来没有悔过子儿。渭北的天气比户县还要冷，他家的

楼房又在村头，后墙之外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房子里虽然有煤火炉，我依然得借穿了他的一件羊皮背心，又买了一条棉裤，穿得臃臃肿肿。我个子原本不高，几乎成了一个圆球，每次下那陡陡的楼梯就想到如果一脚不慎滚下去，一定会骨碌碌直滚到院门口的。邓庄距县城五里多路，老马每日骑车进城去采买肉呀菜呀粉条呀什么的。他不在，他的媳妇抱了孩子也在村中串门去了。我的小房里烟气太大，打开门让敞着，我就站在楼栏杆处看着这个村子。正是天近黄昏，田野里浓雾又开始弥漫，村巷里有许多狗咬，邻家的鸡就扑扑棱棱往树上爬，这些鸡夜里要栖在树上，但竟要栖在四五丈高的杨树梢上，使我感到十分惊奇。

二十天里，我烧掉了他家好大一堆煤块，每顿的饭里都有豆腐，以致卖豆腐的小贩每日数次在大门外吆喝。他家的孩子刚刚走步，正是一刻也不安静地动手动脚，这孩子就与我熟了，常常偷偷从水泥楼梯台爬上来，冲着我不会说话地微笑。老马的媳妇笑着说：“这孩子喜欢你，怕将来也要学文学的。”我说，孩子长大干什么都可以，千万别让弄文学。这话或许不应该对老马的媳妇说，因为老马就是弄文学的，但我那时说这样的话是一片真诚。渭北农村的供电并不正常，动不动就停电了，没有电的晚上是可怕的，我静静地长坐在藤椅上不起，大睁着夜一样黑的眼睛。这个夜晚自然是失眠了，天亮时方睡着。已经是11点了，迷迷糊糊睁开眼，第一个感觉里竟不知自己在哪儿。听得楼下老马的媳妇对老马说：“怎听不见他叔的咳嗽声，你去敲敲门，不敢中了煤气了！”我赶忙穿衣起来，走下楼去，说我是不会死的，上帝也不会让我无知无觉地自在死去的，却问：“我咳嗽得厉害吗？”老马的媳妇说：“是厉害，难道你不觉得？！”我对我的咳嗽确实没有经意，也是从那次以后留心起来，才知道我不停地咳嗽着。这恐怕是我抽烟太多的缘故。我曾经想，如果把这本书从构思到最后完稿的多半年时间里所抽的烟支连接起来，绝对地有一条长长的铁路那么长。

看来，《废都》这部荣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入选新中国成立以来长篇小说500部的千古奇书与大荔有缘，其中也有大荔豆腐蔬菜 and 粉条的营养，渗透着大荔的水土人情，不无渭北皇天后土上的精气神。

贾平凹也念念不忘大荔。2008年深秋的一天，贾平凹从合阳参加诗会

路经大荔，应邀参观县城东16公里处的丰图义仓。丰图义仓是清末东阁大学士“救时宰相”阎敬铭退休回家乡后倡修的，始修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竣工后，慈禧太后朱批“天下第一仓”，驰名天下。

丰图义仓坐落在黄河西岸不远处的高坡上，坐北面南，高14.89米，东西宽133米，南北长83米，总面积11039平方米。整个义仓全为砖砌，建筑宏伟坚固，排水系统科学合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还在使用着。

贾平凹抚摸着古老斑驳的仓砖，感慨古人的仁义智慧，挥笔题写了“义仓宏伟”四个大字。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有诗道：“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意即地以人而名，景因人而重。贾平凹的题词，无疑使丰图义仓这一名胜古迹锦上添花，必将为大荔的文化旅游事业带来福祉。

贾平凹在大荔写作期间，孙见喜代表朋友们赴大荔看望平凹，并请他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问：听说你最近写的这部作品代表你对人生的最新思考，不少朋友都想先睹为快，不知何时在何地发表？

答：你看么，正写个长篇哩！我从乡下到城市二十年了，还没写过关于城市的作品哩，我一直想写一部有关古城西安的长篇小说。我想，西安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也不是广州，西安有西安的特点。为此，我酝酿了好几年，1992年8月才正式动笔。至于何时在何地发表与出版，我还没考虑，现在只忙着把活儿做好。

问：你这部书叫什么名字？你主要写城市的什么？

答：书名叫《废都》。以前发表过一个中篇也是这个名儿，但那是写一个废弃的小城里的事儿，而这部长篇我试图真正地写一下都市生活，阐述古城里的一种“废都意识”，内容是写古都里一些当代人的生活。我常常想，《金瓶梅》、《红楼梦》也写的是城市生活，但现代人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为什么总没有这两部作品里的那种味儿呢？当然，封建时期的城市毕竟和现在的城市不是一回事儿，但如果能表现出现在城市人的生活，又能传达出像古典名著中的那一种味儿，那就太好了。基于这种考虑，正是为要寻找到这样一种感觉，我寻了几年，迟迟没有动笔。现在感受到，在写作的过程中，心里很畅美。至于到底如何，出来你再看吧！

问：找了 you 很久，竟不知你躲在渭北乡下写作，这里的创作环境怎么样？静吗？作为已习惯城市生活的当代作家，在这里生活能适应吗？吃什么？冷吗？

答：很静，很出活，从后窗看到农民在地里劳动，我想我也和他们一样。吃的家常饭，暖的煤炉子，没电视，没报纸，没广播，也没日历，今天是几号啦？（这时他把门关严，说很冷。问他身上紧裹的羊皮褂是才买的吗，他说是借房主家的。）

问：前一时，有关作家体制的讨论很热烈，比如王蒙有“作家不养说”，而上海一些作家又反问：养了我们什么？医药费都报销不了！对此，你有何见解？

答：我不管这些事。给了就吃，不给就寻着吃。

问：近几年，报上不断有某作家被写作累死的报道，而你又说写作是很快活的事，难道你真的写起来不累？你每天写几个钟头？从几点到几点？有娱乐吗？

答：累是累的，累的只是抄稿子的时候。人是活精神哩，作为作家，身累，累不死。作家的死不可能是写死的吧？我没有固定的写作时间，能写就写。一天时间里，几乎一半时间都在娱乐，下棋呀，打麻将呀，逗房东的孩子呀，调剂过来了，呼呼呼就写开了。

问：我接到全国各地朋友成百封来信，都希望了解你最近的情况。

答：是吗？还有这么多人问候呀？一切都正常嘛！噢，是出来时间不短啦，家里一定来了不少信，这一本书写得也太长啦！（说着他对院子里的女主人喊：老孙是代表好多人来看我的，中午是不是给弄些包谷搅团招待一下？）

问：你能对关心你的朋友说些什么吗？

答：我在这儿说谁也听不着，我只有尽快把这部作品写成功。

问：你还在做文化的苦旅吗？据说文人“下海”已成风潮，你是否也想过下海的事？有传言说你准备办个“贾平凹出版公司”，此话当真？

答：“下海”，或者不“下海”，都是一种生存方式。现在，人人都有选择生存方式的自由。我除了写作再不会别的。我过去怎样现在还怎样。至于“贾平凹出版公司”的事儿，我没听说过。

当贾平凹所带的稿纸用完了最后一张，他又返回到了户县，住在了先

前住过的“为秋风所破的”房间里。

这时已经月满，年也将尽，五豆、腊八、二十三，县城里的人多起来，忙忙碌碌筹办年货。我也抓紧着我的工作，每日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七千字的速度。李氏夫妇瞧我脸面发胀，食欲不振，想方设法地变换饭菜的花样，但我还是病了，而且严重地失眠。我知道一走近书桌，书里的庄之蝶、唐宛儿、柳月在纠缠我；一离开书桌躺在床上，又是现实生活中纷乱的人事在困扰我。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人事的困扰，我只有面对了庄之蝶和庄之蝶的女人，我也就常常处于一种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境界里。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烧毁。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终于写完了全书的最后一个字。

对我来说，多事的1992年终于让我写完了，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将会如何地生活，我也不知道这部苦难之作命运又是怎样。从大年的三十到正月的十五，我每日回坐在书桌前目注着那40万字的书稿，我不愿动手翻开一页。这一部比以前的作品更优秀呢，还是情况更糟？是完成了一桩夙命呢，还是上苍的一场戏弄？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我不知我生前为何物所变、死后又变何物。我便在未作全书最后的一次润色工作前写下这篇短文，目的是让我记住这本书带给我的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记住在生命的苦难中又惟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

贾平凹的担忧不无道理，书中讽刺时弊的歌谣，带色的性描写，坝吹奏出的悲凉调儿都是不大合时宜的。笔者的大学老师、中国神秘文化研究会会长、著名文艺评论家、《贾平凹论》作者费秉勋教授在看完《废都》手稿后不是往常的点头，而是出人意料地摇了摇头，贾平凹和在场的朋友急忙请教，费老师却秘而不宣。直到《废都》出版后，在一次电台热线讨论时，待几个读者对小说提出质疑和非议以后，费老师才一吐真言。

后来当《废都》争议蜂起并受到批评甚至批判时，作为评论家，费老师又出人意料地前所未有地主编起《〈废都〉大评》，并由中国香港的出版社出版，对引导人们正确理解这部备受误读的小说起了导读作用。可见费老师不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预言家，而且是一位有胆有识的文学评论家。

出版问世

婴儿已经诞生，总不能让其死于襁褓之中吧，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自上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荣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三毛临死前致信贾平凹对其作品推崇备至，致使贾平凹声名大振，其著作也日益畅销起来。所以出版界风闻贾平凹新写了一部城市生活的《废都》后，蜂拥而至，北京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等国内十几家出版社争先恐后与贾平凹联系，表示愿意出版《废都》。

最终花落北京出版社，问其缘故，贾平凹说一是信任，二是回报，在他创作初期，北京出版社及其所属的《十月》杂志社伸出了友谊之手，刊发或出版过他的《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作品。侯琪、田珍颖等资深编辑的非凡胆识、敬业精神和严谨作风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贾平凹在《我所认识的几位编辑》一文中写他1983年去北京开会，当时创作处于窘境，心绪十分坏，不愿见人，侯琪和同事去宾馆探望他，劝他说：“是是非非的议论不要管它，关键是自己的创作！你要下个狠劲，多到生活中去，拿出几部作品。心里闷的时候，可以多给我们写写信，说些情况，作品一时不好发，就寄给我们！”这次谈话时间并不长，但“给我的印象最深，心里感到很温暖。返回西安不久，我就请人作了《达摩面壁图》悬挂在书房，只身一人去商州山地‘落草’‘流浪’了，后来就写出《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等一批商州系列小说来。”

1985年，贾平凹进入顺境，“我创作热情高，创作处境较顺利，发表了好多作品，感觉亦良好。冬天里将一部15万字的小说（《浮躁》）又寄给了她（侯琪），心想一定会很快发表的，可二十多天后收到回信，竟严厉批评了我，说这部小说写得太粗，要发表是绝对可以的，但不能要求只